

出家與回家

香光莊嚴【第七十六期】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▼ 一五四

我應該把握的是學佛的因緣，透過出家修行來安頓我自己，當家人、朋友遇到困難時，讓佛法能藉由我這個橋梁，傳到他們身上。所以，真正能報答所有曾關愛過我的人最好的方式，我想應該是佛法的安頓。

1

大學時的好友一行人上山來看我。

大家許久不曾見面，笑談著彼此工作、交友的近況，氣氛也由剛開始的拘謹轉為輕鬆。終於，幸容提出了大家心中懸宕已久的問題：「你為什麼要出家？」霎時，大家靜了下來，將眼光注視著我。

我望著對面的遠山，再重新回想；三年多了，許多事情已經不像近側的綠樹那樣地顏色濃烈而枝幹分明，倒像籠上了一

層薄霧的遠山，邊際模糊了，色彩暈開了，不容易抓出清楚的輪廓，只留下大片大片淡淡的感覺。

2

要說出家，就先從家說起吧！

小時候什麼也不懂，只知道爸媽個性不合，吵架是常有的事。夾在父母中間，我不知道如何處理，只學會冷冷地看待雙方，而惕勵自己不要添加他們的麻煩。爸爸的脾氣不好，加上傳統的大男人主義、



威權觀念，令我們很難與他溝通，即使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斷標準，也不敢提出。種種內心的壓迫，曾讓我在心中吶喊：「為什麼我會生長在這個家庭！」

到了國中，我開始接觸外面的世界，也比較了解自己內心的情緒，才發現家庭對我有許多潛在的影響。遠離家庭的陰影與束縛，便成為我成長獨立一直要面對的問題。

媽媽苦心維繫的家庭，卻是孩子想要脫離的地方。在親情、倫理、道德觀種種的牽絆下，每個人有不同的演出。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父母身邊的孩子。自我高中北上就學後，父母與兄弟姊妹就散居在不同的角落，「家」在我腦海中很難勾勒出具體而完整的形象，有的是靠電話線和心中

的倫理道德觀所維繫住的抽象關係。但那看不見的線和網，依然令我感到相當的沉重與束縛，為了不想接電話，我寧可在街上遊蕩，逛到書局打烊了，再到便利商店翻雜誌。我讀了許多心理學的書，想為自己 and 家庭的痛苦找到答案和出路，一直到學佛後，我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。

3

「你爸爸不反對你出家嗎？」比較了解我家庭狀況的佩情問。

事實上，我最擔心的也是爸爸的反對。但在出家過程中，我重新來看待他，直接面對他，來調整彼此間的關係，才發現年紀漸衰的爸爸，凶暴的背後是不知如何表達的關心與不捨，還有他內心的孤寂

與不安。圓頂前，我回家省親，那時已近除夕，爸留我晚上住在家裡，連續兩天一夜，我告訴他我為什麼要出家，出家後可以做什么，我的人生理想是什麼……。

那是我們父女間最長的一次「雙向」溝通，我第一次試著表達內心最深沈的想法，包括對他養育之恩的感謝。他沒有多說什麼，只說：「你身體不好，我燉了幾帖中藥讓你補一補。」接著又說：「快過年了，你過完年再走吧！這個家也沒剩幾人團圓了。」

我聽了好心酸，想到兄弟知道我要出家後的來信中都提到：「不知道家怎麼會變這樣？」才發現我對於一直想要逃離的家庭和父親，除了複雜的情結外，還有深厚的感情，於是我又留了一晚。那夜，我

輾轉難眠，將從小到大在家中曾有的快樂、憂傷、痛苦等全都翻騰而出；這家庭難解的問題，當中沒有誰對誰錯，只因為彼此緊縛便是無盡的苦迫啊！想想，我再留下來也沒用，不過是跟著大家苦在一起，我出家了，或許這個家還有另一條出路呢！

就這樣我圓頂了。後來爸也接受了，畢竟「父母永遠是輸家」，最關心的還是子女的幸福，無法改變子女認真的選擇。

4

同樣與我曾對家庭感到失望的幸容問我：「難道你未曾想過選擇婚姻，創造一個幸福的家庭嗎？」

當我漸漸長大，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



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，以及傳統文化下的差別待遇，才開始嘗試去傾聽與理解媽媽在家庭與婚姻中的悲痛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媽媽曾說，算命的說她這輩子要吃三條苦瓜，現在已經爛了兩條半。然後媽媽數著她結婚至今的歲月，淡淡地說：「結婚快三十年了，要還的也應該還得差不多了吧！就剩下半條苦瓜了。」我沒想到婚姻對媽媽來說，竟是如此計算著走過來的。

姊姊很勇敢，她說如果結婚，一定不讓她的家庭重蹈覆轍，會好好地經營出一個幸福的家庭。她的話曾激勵我，不過我自認沒有她的勇氣和信心。然而，當姊姊開始準備婚嫁，帶我一起去看禮服的路上，突然對我說：「我一直覺得老媽好傻，那麼苦還一直守著老爸和這個家；但

現在，我不知道我自己結了婚會不會也變成那樣？」我沒回答她，但心裡想：有可能。不過當時婚姻對我來說太遙遠，因為我連男朋友都還沒有呢！

5

「可是學長呢？他和你交往不是對你好嗎？」幸容急急地問。

是呀！他像兄長一樣地照顧我，像朋友一樣地包容和尊重我，他不只讓我學習放心地接受與付出關愛，也打開了我生活世界的另一扇窗。

他帶我去過他家幾次，他的家境不錯，氣氛和諧，他父母對我也很親切，把我當成他們家的孩子一樣地招呼。我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他們那麼容易就接受了

我。從他們身上，我感受到家庭的溫馨、和樂，還有彼此溫厚的關懷，讓我相信家庭也有不同的風貌。

事實上，我也不是沒有幻想過。當年在醫院工作時，對面正好是全鎮最熱鬧的一條街，連續開了好幾家婚紗攝影店，沿路看著美麗的禮服、浪漫的照片和新人甜蜜的微笑，也會跟著編織起未來的美夢，但一走進醫院，夢就醒了。

我看到的現實世界是病苦、愁憂與無奈，年輕的是因意外，年老的是因衰敗，還有許多不明的疾病，太多的實例讓我無法樂觀地相信，這些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。人生原就充滿變數，世上那裡有永遠不變的美麗與幸福！

6

「可是，你不相信學長嗎？」幸容疑惑地問。

其實我不相信的是自己。我覺得自己的身體、情緒、想法等都無法掌握，要如何立足在無常流動的漩渦中呢？恐怕無法處理好自己的問題，還為別人帶來困擾，更別說照顧別人了。每次看到生重病的患者，我總是會想，如果換作是我的親人、我所愛的人在受苦，我能為他做什麼？我發現自己無法幫助他什麼，只有他自己的內心轉化了，才能徹底解決他的痛苦。雖然我在學佛上並不精進，但我從佛法所獲得的法喜，讓我肯定佛法應該是最能幫助人們離苦得樂的。



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有因緣學佛，知道要不斷地改善自己，而不至於瞎忙一陣，造了許多惡業卻後悔不及。再回想自己的親友，我很感謝他們對我的關愛和啟發。由於我的家庭呈現出繫縛苦迫的一面，讓我產生了出離心；由於朋友與他家庭的示現，讓我看見家庭溫暖美好的一面，使我的出離不是偏向極端的逃避，而是在有多種選擇之下，慎重考慮的決定。

同時，我的家人即使處在困難的環境，仍不斷地努力，從未完全放棄彼此，仍持續用自己的方式付出關愛，那是寒冷中一直潛在的暖流。但也讓我體悟到，未經智慧修煉的愛，不一定能解決問題，而我的家人、朋友，是那麼善良忠厚地待人，卻依然有著無法抵擋的無奈與缺憾，

讓我看到世間善法的有限。

我想，留在家中做個乖女兒，也不能解決家裡的問題；嫁給別人，即使能做個好媳婦、好妻子，也不能再加強穩固他們的幸福。我應該把握的是學佛的因緣，讓佛法能藉由我這個橋梁，傳到他們身上；透過出家修行來安頓自己，當家人、朋友遇到困難時，我不會跟著迷失，還有一股安頓的力量。真正能報答所有曾關愛過我的人最好的方式，我想應該是佛法的安頓。於是，我義無反顧地割愛辭親了。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！」笑容點頭說道，大家臉上也有了釋懷的微笑。

此時，午齋的板聲響起，我說：「在寺裡用頓素齋吧！這裡是佛陀的家，也是每個人的家。歡迎你們回家！」